

程



皇后紀卷第十下

後漢書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安思閻皇后諱姬

諡法曰謀慮不愆曰思

河南滎陽人也祖父章永平中為尚

書曰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又次當遷曰重職顯宗為後宮

親屬竟不用出為步兵校尉

漢官儀曰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屬北軍中候也

章生暢暢生后后有

才色元初元年曰選入掖庭甚見寵愛為貴人二年立為皇后后

專房妬忌帝幸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鳩殺李氏

鳩毒鳥也食腹以其三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年曰后父侍中暢為長水校尉封北宜春侯

北宜春縣屬汝南郡以豫章有宜春故此加北故城在今豫州

汝陽縣西南也食邑五千戶四年暢卒諡曰文侯子顯嗣建光元年鄧太后

崩帝始親政事顯及弟景耀晏並為卿校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

顯長社縣侯

長社縣屬潁川郡前書音義曰其社中樹暴長故名長社今許州縣

食邑萬二千五百戶追尊后

母宗為滎陽君

續漢志曰婦人封君儀比宮主油健駟車帶綬以采組為緹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為帶

顯景諸子年皆



童齒大戴禮曰男八歲而齒女七歲而齒齒而亂亂也音初刃反並為黃門侍郎后寵既盛而兄弟頗與

朝權后遂與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共譖皇太子保廢為濟

陰王四年春后從帝幸章陵帝道疾崩於葉縣后顯兄弟及江京

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晏晚也臣下不敢斥言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

立之還為大害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車行四日驅馳還宮明日

詐遣司徒劉喜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后曰皇太

后皇太后臨朝蔡邕獨斷曰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為兩通一詣后一詣少帝曰顯為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

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惠王名壽章帝子也立為皇帝顯忌大將軍耿寶

位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

豐虎賁中郎將謝暉暉弟侍中篤篤弟大將軍長史宓善文曰暉字伯周宓字仲周篤

侍中周廣阿母野王君王聖聖女永壻黃門侍郎樊巖等更

相阿黨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為唱和皆大不道豐暉廣皆下獄

死家屬徙比景比景縣名屬曰南郡前書音義曰日居於頭上日景在已下故名之宓嚴滅死髡鉗貶寶為則

亭侯遣就國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景為衛尉耀城門校尉

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少帝立二百餘日而疾篤顯兄弟

及江京等皆在左右京引顯屏語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時有

定前不用濟陰王今若立之後必當怨又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

置乎顯曰為然及少帝薨京白太后徵諸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

黃門孫程合謀殺江京等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顯景晏及黨與皆

伏誅遷太后於離宮家屬徙比景明年太后崩在位十二年合葬

恭陵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莫敢言聞及太后崩左

右白之帝感悟發哀親到瘞所更曰禮殯上尊諡曰恭愍皇后葬

恭北陵為策書金匱藏于世祖廟在恭陵之北因以為名漢官儀曰置陵園令食監各一人秩皆六百石金匱藏之以金



順烈梁皇后諱姁諡法曰執德尊業曰烈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

孫也后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

韓嬰所傳詩也大義畧舉常曰列女圖畫置於左右曰自監戒劉向撰列女傳八篇圖畫其象

商深異之竊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商曾祖

一年補中郎將酒泉太守使安集涼州時西河擾亂雖大位不究而積德必報若

慶流子孫者儻與此女乎永建二年與姑俱選入掖庭時年十三

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

嘗見也太史卜兆得壽房又筮得坤之比易坤卦六五爻變而之比九五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九五居得

其位下應於上故吉遂曰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曰博施為

德陰曰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詩國風序曰言后妃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詩大雅曰

太姘嗣徽音則百斯男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剝卦曰貫魚以宮人

寵無不利剝坤下艮上五陰而一陽衆陰在下駢頭相次似貫魚也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陽

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曰乘氏侯商先帝外戚商祖姑章富貴人生和帝也春

秋之義娶先大國公羊傳曰天子娶於紀紀本子爵也先褒為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也梁小貴人宜配天祚

正位坤極正其內位居陰德之極也易曰女正位乎內也帝從之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為皇后

壽安是德陽宮內殿名后既少聰惠深覽前世得失雖曰德進不敢有驕專之

心每日月見譴譴責也禮記云陽事不得譴見於天日輒降服求愆建康元

年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為冲帝尊后為皇太后太后

臨朝冲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時揚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

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斂煩數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勞

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惡多

見誅廢貪財曰叨惡惡也分兵討伐羣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曰寧而兄

大將軍冀鳩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曰邪說疑誤太后遂

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又溺於宦官多所封寵曰此天下失望和

平



平元年春歸政於帝太后寢疾遂篤乃御輦幸宣德殿見宮省官屬及諸梁兄弟詔曰朕素有心下結氣從間呂來加呂浮腫逆害飲食寢呂沈困寢漸也比使內外勞心請禱私自忖度日夜虛勞不能復與羣公卿士共相終竟援立聖嗣恨不久育養見其終始今呂皇帝將軍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後二日而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合葬憲陵

虞美人者呂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續漢志曰美人父詩為郎中詩父衡屯騎校尉又生女

陽長公主自漢興母氏莫不尊寵順帝既未加美人爵號而冲帝

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

已陳夫人者家本魏郡少呂聲伎入孝王宮得幸生質帝亦呂梁

氏故榮寵不及焉熹平四年小黃門趙祐續漢志曰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及尚書事上在內宮

關通中外及中宮以下家事諸公主及王大妃等疾苦則使問之議郎卑整上言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漢有卑躬為北中太守春秋

之義母呂子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隆漢盛典尊崇

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今冲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

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尚有追贈之典況二母見在不

蒙崇顯之次無已述遵先世垂示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

為憲陵貴人陳夫人為勃海孝王妃孝王名鴻章帝子千乘貞王伉之孫鴻生質帝帝立徙勃海焉使中常

侍持節授印綬遣太常已三牲告憲陵懷陵靜陵焉懷陵冲帝陵靜陵質帝陵

孝崇匱皇后諱明匱音偃為蠡吾侯翼媵妾蠡吾侯翼河間王開子和帝孫生桓帝桓帝即

位明年追尊翼為孝崇皇陵曰博陵已后為博園貴人和平元年

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為孝崇皇后遣司徒持節奉策授璽綬

齋乘輿器服備法物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已下皆如長樂宮故

事漢官儀曰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及職吏皆宦者為之又置虎賁羽林衛士起宮室分鉅鹿九縣為后湯沐邑在位二年元嘉二年崩已帝弟平原王



石為喪主石龜吾侯翼斂呂東園畫梓壽器玉匣飯舍之具禮儀制度

此恭懷皇后東園署各屬少府掌為棺器梓木為棺以漆畫之稱壽器者欲其久長也猶如壽堂壽宮壽陵之類也漢舊儀曰梓棺長二丈廣四尺玉匣者腰已下為

使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弔祠賻錢四千萬通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飯舍者以珠玉實口使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弔祠賻錢四千萬公羊傳曰貨財曰賻

布四萬匹中謁者僕射典護喪事侍御史護大駕鹵簿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詔安平王

豹河間王建勃海王悝悝音長社益陽二長公主張社公主桓帝姊耿弇弟

與諸國侯二百里內者及中二千石二千石令長相皆

會葬將作大匠復土繕廟合葬博陵

桓帝懿獻梁皇后諱女瑩諡法曰溫和聖善曰懿聰明獻智曰獻順烈皇后之女弟也帝

初為蠡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為婚未及嘉禮嘉禮婚禮會質帝崩因呂

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公羊傳曰祭公來逆

王后于紀傳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王后于紀傳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膺當也紹嗣也

宜備禮章時

娶妻當嗣親也詩云母氏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謂太后先有命許結親也詩云天監下民有命既集也

進徵幣徵成也納幣以成婚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

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漢書舊儀聘皇后黃

金萬斤呂后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也儀禮曰納采用鴈鄭玄注云納其采擇之禮

用鴈取順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穀圭以聘女鄭玄注云士大夫以上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

穀圭諸侯加以大璋然禮稱以圭此云用璧形制雖異為玉同也乘馬四匹馬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也建和元年六月始

入掖庭八月立為皇后時太后秉政而梁冀專朝故后獨得寵幸

自下莫得進見后藉姊兄蔭執恣極奢靡宮幄彫麗服御珍華巧

飾制度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

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見御轉稀至延

熹二年后呂憂患崩在位十三年葬懿陵其歲誅梁冀廢懿陵為

貴人家焉

桓帝鄧皇后諱猛女和熹皇后從兄子鄧香之女也母宜初適香

香



生后改嫁梁紀紀者大將軍梁冀妻孫壽之舅也后少孤隨母為

居因冒姓梁氏冀妻見后貌美永與中進入掖庭為采女絕幸采擇

也以因采擇而立各明年封兄鄧演為南頓侯位特進演卒子康嗣及懿獻后

崩梁冀誅立后為皇后帝惡梁氏改姓為薄封后母宣為長安君

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鄧香之女不宜改易它姓於是復為鄧氏

追封贈香車騎將軍安陽侯印綬更封宣康大縣宣為昆陽君康

為泚陽侯賞賜巨萬計巨大也大萬謂萬萬也宣卒贈贈葬禮皆依后母舊儀

呂康弟統襲封昆陽侯位侍中統從兄會襲安陽侯為虎賁中郎

將又封統弟秉為清陽侯宗族皆列校郎將帝多內幸博採宮女

至五六千人及驅役從使復兼倍於此而后恃尊驕忌與帝所幸

郭貴人更相譖訴八年詔廢后送暴室呂憂死漢官儀曰暴室在掖庭內丞一人主宮中婦人疾病

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也立七年葬在北邙從父河南尹萬世及會皆下獄死

統等亦繫暴室免官爵歸本郡財物没入縣官

桓思竇皇后諱妙章德皇后從祖弟之孫女也父諱武延熹八年

鄧皇后廢后呂選入掖庭為貴人其冬立為皇后而御見甚稀帝

所寵唯采女田聖等永康元年冬帝寢疾遂呂聖等九女皆為貴

人及崩無嗣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犢侯宏是為靈帝

太后素忌忍積怒田聖等桓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又欲盡

誅諸貴人中常侍管霸蘇康苦諫乃止時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

宦官而中常侍曹節等矯詔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

景竇氏雖誅帝猶呂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寧四年十月朔率羣臣

朝于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漢官儀曰黃門秩六百石因此數為太后訴怨

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中常侍曹節王甫疾萌附助太后

誣呂謗訕永樂宮靈帝母所居也訕謗毀也萌坐下獄死熹平元年太后卒於比

後漢書卷之六十五



景后感疾而崩立七年合葬宣陵

孝仁董皇后諱某河間人為解犢侯萇夫人長河間孝王開孫淑之子也生靈帝建

寧元年帝即位追尊萇為孝仁皇陵曰慎陵曰后為慎園貴人及

竇氏誅明年帝使中常侍迎貴人并徵貴人兄寵到京師上尊號

曰孝仁皇后居南宮嘉德殿嘉德殿在九龍門內宮稱永樂拜寵執金吾後坐

矯稱永樂后屬請下獄死及竇太后崩始與朝政使帝竇官求貨

自納金錢盈滿堂室中平五年曰后兄子衛尉脩侯重脩今德州縣故城在縣南脩今

作脩音條為驃騎將軍領兵千餘人初后自養皇子協數勸帝立為太子

而何皇后恨之議未及定而帝崩何太后臨朝重與太后兄大將

軍進權執相害后每欲參干政事太后輒相禁塞后忿恚詈言曰

汝今轉張怙汝兄耶轉張猶疆梁也當勅驃騎斷何進頭來何太后聞曰告

進進與三公及弟車騎將軍苗等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

永樂太僕封諂等交通州郡漢官儀曰永樂太僕用中人為之辜較在所珍寶貨賂悉

入西省辜較解見靈紀西省即謂永樂宮之司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師蕃后謂平帝母衛姬時王莽攝政恐其專權后不得

留在京師故云故事也輿服有章膳羞有品請永樂后遷宮本國奏可何進遂

舉兵圍驃騎府收重重免官自殺后憂怖疾病暴崩在位二十二

年民間歸咎何氏喪還河間合葬慎陵

靈帝宋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也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建寧

二年選入掖庭為貴人明年立為皇后父豐執金吾封不其鄉侯

不其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蓋其縣之鄉也其音基決錄注豐字伯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眾共

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勃海王悝及妃宋氏熹平元年王甫譖悝與中常侍鄭融交通欲迎立悝

悝自殺妃死獄中也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太中大夫程阿共構言

皇后挾左道祝詛禮記曰執左道以亂眾殺無赦鄭玄注云左道若巫蠱也帝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

璽綬后自致暴室曰憂死在位八年父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小



黃門在省闈者皆憐宋氏無辜其合錢物收葬廢后及酈父子歸

宋氏舊坐臯門亭詩云廼立臯門注云王之郭門曰臯門漢官儀曰十一門皆有亭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

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勃海王惺既已自貶又受

誅斃今宋氏及惺自訴於天上帝震怒上帝天也震動也書曰帝乃震怒也罪在難救夢

殊明察帝既覺而恐已事聞於羽林左監許永續漢志曰羽林左監一人秩六百石主羽林左騎右

亦如之永曰此何祥其可禳乎禳謂除也永對曰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

廟母臨萬國歷年已久海內蒙化過惡無聞而虛聽讒妬之說曰

致無辜之罪身嬰極誅禍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為怨痛勃海王惺

桓帝母弟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陛下曾不證審遂伏其辜昔晉

侯失刑亦夢大厲被髮屬地左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杜預注曰厲鬼趙氏之先祖也

晉侯先殺趙同趙括故怒也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并改葬曰安冤魂反宋后之從

家復勃海之先封曰消厥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靈思何皇后諱某南陽宛人家本屠者曰選入掖庭風俗通曰漢以八月算人后家以金帛賂遺王者以求入也長七尺一寸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號曰史侯道入謂道術之人也

獻帝春秋曰靈帝數失子不敢正名養道人史子助家號曰史侯拜后為貴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後宮莫不

震懾光和二年立為皇后明年追號后父真為車騎將軍舞陽宣

德侯因封后母與為舞陽君時王美人任娠左傳曰邑姜方娠杜預注曰懷胎為娠音之乃反一音身

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皇子

協后遂燒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

協號曰董侯

王美人趙國人也祖父苞五官中郎將美人豐姿色聰敏有才明

能書會計會計謂總會其數而算曰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帝愍協早失母又

思美人作追德賦令儀頌中平六年帝崩皇子辯即位尊后為皇

太后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為所害舞陽君亦為



亂兵所殺并州牧董卓被徵將兵入洛陽陵虐朝廷遂廢少帝為  
弘農王而立協是為獻帝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  
臣含悲莫敢言董卓又議太后跋迫永樂宮至今憂死逆婦姑之  
禮乃遷於永安宮因進酖弒而崩在位十年董卓令帝出奉常亭  
舉哀華延備洛陽記曰城內有奉常亭公卿皆白衣會不成喪也有凶事素服而朝謂之白衣會左傳曰不書葬不成喪  
合葬文昭陵初太后新立當謁二祖廟欲齋輒有變故如此者數  
竟不克時有識之士心獨怪之後遂因何氏傾沒漢祚焉明年山  
東義兵大起討董卓之亂卓乃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  
進酖曰服此藥可已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強飲  
之不得已乃與妻唐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  
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  
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抗舉也曰皇天崩兮后土頽史記周烈王崩周人謂齊威王

曰天崩地坼也

身為帝兮命天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心中哀

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執不復為吏民妻

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鄉

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

畧得姬催因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不自名少帝之姬也袁宏紀曰為催所畧不敢自言尚書

賈詡知之魏志曰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漢陽閭忠見而異之曰詡有良平之才曰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下

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為弘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弘

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趙忠元有成壙因而葬焉諡曰懷王帝求母王美人

兄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拜奉車都尉興平元年帝加

元服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朕稟受不弘遭值禍亂未能紹先已

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禮章有闕中心如結詩云心如結兮三歲之感

蓋不言吉且須其後於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為靈懷皇后改



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敬章帝陵恭安帝陵使光祿大夫持節行司空事奉

璽綬斌與河南尹駱業復土斌還遷執金吾封都亭侯凡言都亭者並城內亭也漢法

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鄉亭侯視中二千石也食邑五百戶病卒贈前將軍印綬謁者監護

喪事長子端襲爵

獻帝伏皇后諱壽琅邪東武人東武今密州諸城縣大司徒湛之八世孫也父

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陽安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東北

為侍中初平元年從大駕西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為貴人興平二

年立為皇后完遷執金吾帝尋而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

曹陽帝乃潛夜度河走度所在今陝州陝縣北水經曰銅翁仲所沒處是獻帝東遷潛度所六宮皆步行出營

周禮曰王后率六宮之人鄭玄注曰六宮之人夫人天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后手持練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曰

刃脇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濺音子見反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曰棗

栗為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比三司完曰政在曹操自嫌

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卒子興嗣自

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為

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曰事入見

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

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

汗流浹背浹徹也音子協反自後不敢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而求

貴人殺之帝曰貴人有隻說文曰隻孕也音仁蔭反累為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

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

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為策曰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

尊極自處椒房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二紀于茲既無任奴徽音

之美太任文王母太姒武王母徽美也詩云太姒嗣徽音又乏謹身養已之福左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之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

禍以取而陰懷妬害苞藏禍心弗可曰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



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五璽續漢志曰乘輿黃赤綬四綵黃赤纁紺淳黃圭綬長二丈九尺九寸五

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退避中宮遷于它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致于理

為幸多焉又曰尚書令華歆為郗慮副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代荀或為尚書令慮字鴻預山陽高平人

勒兵入宮收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

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

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呂幽崩所生二

皇子皆酖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

十九人徒涿郡

獻穆曹皇后諱節諡法曰布德執義曰穆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

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曰東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留住於國以待

長年十九年並拜為貴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節為皇后魏受禪

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曰璽

抵軒下抵擲也軒關校也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

位七年魏氏既立曰后為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

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論曰漢世皇后無諡皆因帝諡曰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小

無殊號上官昭帝后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曰德為配至於賢

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皇帝之庶母及蕃

王承統曰追尊之重特為其號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

始追正和熹之諡蔡邕集諡議曰漢世母氏無諡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下優劣混而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

之制諡法有功安人曰同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諡宜為和熹其安思順烈曰下皆依而加焉

贊曰坤惟厚載陰正乎內易曰坤厚載物又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詩美好逌逌匹也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逌言

后妃有關雎之德為君子好匹易稱歸妹兌下震上歸妹卦也婦人謂嫁曰歸妹為少女之稱兌為少陰震

應五為王侯故祁祁皇嬪言觀貞淑祁祁眾多也嬪亦儷也觀示也言諸后皆示其貞淑配皇為儷案字書無嬪字相傳音麗蕭該音離



媚茲良哲承哉天祿班政蘭閨宣禮椒屋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蘭林蕙草披香發越蘭

林殿名故言蘭閨椒屋即椒房也既云德升亦曰幸進德升謂馬鄧等也幸進謂閭何之類也身當隆極族漸

河潤公羊傳曰河海潤千里也視景爭暉方山並峻乘剛多阻行地必順易屯卦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

又坤卦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王弼注云地之所以得者以卑順行之故也咎集驕滿福協貞信慶延自己禍成

誰覺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漢法大縣侯視二公其尊崇者加號長公

主儀服同蕃王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建武十五年封武陽公主為長公主即是帝女尊崇亦為長非惟姊妹也輿服志曰長公主赤罽軒車與諸侯

同級也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鄉亭侯視中二千石蕭宗唯特封東

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為縣公主東平王傳曰封蒼女五人為縣公主孝王女傳不見其數其後安帝

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案鄧禹玄孫少府襄尚舞陰長公主耿弇曾孫侍中良尚漢陽公主岑彭玄孫魏郡守熙尚涅陽長

公主來歙玄孫虎賁中郎將定尚平氏長公主並安帝妹也長社益陽公主桓帝妹也解見上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

封為列侯馮定獲嘉公主子襲封獲嘉侯馮奮平陽公主子襲封平陽侯此其類也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

傳襲其職僚品秩事在百官志

沈約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純儼攷攷重畢過曄敗悉蠲以履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

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關續漢志曰諸公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二百石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漢官儀曰長公主傳一人私府長一人食官一人丞巷長一人家令一人秩皆六百石各有員吏而鄉公主傳一人秩六百石僕一人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也不足別載故附于后紀末

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武陽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舞陽

縣屬潁川郡松梁統之于其傳云尚光武女舞陰公主又松坐誹謗誅

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涅陽公主適顯親侯大鴻臚竇固涅陽屬南陽郡顯親縣屬漢陽

郡固竇融子肅宗尊為長公主

皇女紅夫十五年封館陶公主適駙馬都尉韓光光坐與淮陽王

延謀反誅

皇女禮劉十七年封涇陽公主適陽安侯長樂少府郭璜璜郭況璜子也

坐與竇憲謀反誅

皇女綬綬一二十一年封酈邑公主適新陽侯世子陰豐豐害主誅



死鄆縣屬南陽郡音擲亦反新

世祖五女

皇女姬永平二年封獲嘉長公主適楊邑侯將作大匠馮柱獲嘉縣屬河內

郡楊邑縣屬太原郡柱馮劬子

皇女奴三年封平陽公主平陽縣屬河東郡適大鴻臚馮順順勒子也

皇女迎迎或作延二年封隆慮公主隆慮縣屬河內郡適牟平侯耿襲牟平縣屬東萊郡襲耿介弟舒之子

皇女次三年封平氏公主平氏縣屬南陽郡既不言所適不顯始終蓋史闕之也它皆倣此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沁水縣屬河內郡適高密侯鄧乾乾鄧震之子禹之孫

皇女小姬十二年封平臯公主平臯縣屬河內郡適昌安侯侍中鄧蕃昌安縣屬高密

國蕃鄧襲子禹之孫也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適軼侯軼志作軼音伏師古曰又音徒系反黃門侍郎王度

軼縣屬江夏郡度王符子霸之孫

皇女惠十七年封武安公主適征羌侯世子黃門侍郎來稜征羌縣屬汝南

郡稜襲之子歛之孫安帝尊為長公主

皇女臣建初元年封魯陽公主魯陽縣屬南陽郡

皇女小迎元年封樂平公主樂平太清縣屬東郡章帝更名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成安縣屬潁川郡

顯宗十一女

皇女男建初四年封武德長公主

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平邑縣屬代郡今魏郡昌樂東北又有平邑城適黃門侍郎馮由

皇女吉永元五年封陰安公主陰安縣屬魏郡

肅宗三女

皇女保延平元年封修武長公主修武縣屬河內郡

皇女成元年封共邑公主其縣屬河內郡



皇女利元年封臨潁公主縣屬潁川郡適卽墨侯侍中賈建卽墨縣屬膠東國建賈參子復之曾孫

皇女興元年封聞喜公主聞喜縣屬河東郡

和帝四女

皇女生永和三年封舞陽長公主

皇女成男三年封冠軍長公主冠軍縣屬南陽郡

皇女廣永和六年封汝陽長公主汝陽縣屬汝南郡

順帝三女

皇女華延熹元年封陽安長公主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完伏湛五世孫

皇女堅七年封潁陰長公主潁陰縣屬潁川郡

皇女修九年封陽翟長公主

桓帝三女

皇女某光和三年封萬年公主

靈帝三女

皇后紀第十下



皇后紀卷第十下終

蘇川宅鳳尊  
氏重周甫

後漢書十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十一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帝王紀曰春陵戴侯弟能謀生蒼梧太守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

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傲飲賓客醉歌言朝亨兩都尉游傲後來用調

美味游傲大怒縛垂數百

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

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

爾雅曰芍芘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芍音胡了反芘續漢書作符訾

野澤掘芘而食之

新市人

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

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

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

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

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即其義也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也

數月間人七八千人地皇二年

王莽荊州牧

史闕其名也

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

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

北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

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鈞遂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殺牧也

遂



攻拔竟陵

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鄧州長壽縣南

轉擊雲杜安陸

安陸郡屬江夏郡今安州縣也

多略婦女還入

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

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

黨朱鮪張卬等

續漢書卬作印

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

進攻隨未能下

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

平林人陳牧廖湛

廖音力

復聚眾千餘人號

平林兵呂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掾

欲其安集軍眾故權呂為官名是時

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

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而無

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涑水上

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

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呂族父

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

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

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

誅之呂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時

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

遂自立為天子呂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

哀章守洛陽

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諡呂為姓

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

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

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呂待詔命旬月之間徧

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

臺

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大液池中臺也為水所漸潤故呂為名

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

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

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



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曰劉賜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

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

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呂次列庭中更始羞

怩首刮席不敢視怩顏色變也俛俯也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

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

王諸功臣朱鮪爭之呂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

太常將軍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歛為元氏

王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信為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為比陽王

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廷尉

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

王尚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西平縣屬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西也

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陽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陳牧為陰平王陰平縣屬廣漢國驃騎大將軍宋佻為潁陰王尹尊為郾王

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

劉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呂李松為丞

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

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

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

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宴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

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抵擊也趙萌專權威福自



已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

為赤眉所殺也

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

襜褕諸丁見光武紀續漢志曰時智者見之曰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

疾

公羊傳曰炊亨為養

軍帥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

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

春秋漢合孽曰三公在天

為三台九卿為北斗故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為帝佐曰匡綱紀

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

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

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曰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

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

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探專捕盜賊也

而當輔佐綱維之

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曰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

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

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對梁惠工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也

海內望

此有曰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曰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厝敗

材傷錦所宜至慮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左傳子

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重乎未嘗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也

惟割既往謬妄之失

思隆周文濟濟之美

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

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

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

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

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為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

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

今涇州縣也

聚黨數千人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

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



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為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

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椏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即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蓋在今虢州湖城縣之問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

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間且莫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

如勒兵掠城中曰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

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曰為然共入說更始更

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

萌屯新豐李松軍擲曰拒之擲音子侯反續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擲城即此也張卬廖湛胡殷申

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曰立秋日羆臄時共劫更始前書音義

曰羆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臄其俗語曰臄臄社伏羆音丑于反臄音婁俱成前計侍中劉能

卿知其謀曰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

唯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盧卬與湛殷疑有

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

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且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

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

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

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

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

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

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

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厨諸官俗各之為厨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諸

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

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

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丕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



號為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印等曰為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為穀孰侯鯉為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

襄邑即春秋襄牛地

也今為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宋州東南壽九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徙封巡卒子姚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

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漢起驅輕黠

烏合之眾輕黠謂輕銳黠也烏合如烏鳥之羣合也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攜及

亦幾運之會也夫為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陳項且猶未

與況庸庸者乎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興縣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高帝孫朱虛侯也祖父憲

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為式人焉天鳳元年

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

子名育為游微犯罪也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

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

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



劉云蓬字以奔音龐  
字自以奔非借奔為  
龐音此傳內誤

史臣

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  
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  
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  
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猛音於責反  
力可搯虎言其勇也今為猛字搯與猛相類也因與呂母入

海中招合亡命眾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

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辜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

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

樊崇起兵於莒東觀記曰樊崇字細君眾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

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

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東觀記曰逢音龐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徐宣字驕穉謝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各起兵

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

氏之國古薄姑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殺萬餘人遂北入青

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為名也初崇等以困窮

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眾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

償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

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

之崇等欲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目相識別由是號曰

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廉丹

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

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眾分入赤眉青犢銅馬

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王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為大尹戰敗死者數千

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

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

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



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  
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  
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今汝州梁縣也擊殺河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  
勝而疲敝厭兵厭倦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  
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武關在今商州  
上洛縣東河圖括地象曰武關山爲地門上爲天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  
齊星前書曰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  
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  
曰求福助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多爲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  
何故爲賊縣官謂天子也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  
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  
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曰久不如

立宗室挾義誅伐曰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曰爲然而巫言益甚  
前及鄭今華州縣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  
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  
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  
封爲式侯曰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  
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  
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  
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  
曰兩空札置笥中札簡也笥篋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  
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  
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  
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弃之復還依依卿俠



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幘巾所呂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即半頭幘之製也直棊履棊履文也蓋直刺其文曰為飾也乘軒車大馬

赤屏泥赤屏泥謂日緹絳襜絡也車上施帷日屏蔽者交絡之曰為飾而猶從

牧兒遨崇雖起勇力而為眾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

通易經遂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

司馬自楊音目下皆為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

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各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

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呼謹謹也謹音火完反拔劍擊柱不能相一

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劫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

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

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

賀古者記事書於簡冊謬誤者呂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請其書已名也各各屯聚更

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

反更殺亂有亦亂也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相拒而殺之曰格更相辯鬪而兵眾

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

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卧起唯得上

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

閉殿門掘庭中蘆菹根爾雅曰葵蘆菹音步北反菹字或作菹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

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掌祭天

之樂者也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

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眾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

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

君其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肴亂日甚誠不足目相成

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



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劉恭為式侯言衆恭惶

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吏

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

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曰塞責者無所離死也離避誠冀

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嘘唏欲與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

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

共抱持盆子帶弓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

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

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

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

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從數白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

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

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

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漢儀注曰自腰以下曰玉為札長尺廣一寸故赤

眉得多行姪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郁夷縣屬右扶風也

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

曰北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

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

夜戰橐街中三輔舊事曰長安城中有橐街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

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

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

合執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

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

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



皆空白骨蔽野遣人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眾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湖縣故城在今號州湖城縣西南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峭底即峭坂也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巨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旨待之帝曰待汝臣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巨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鄜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帝令縣厨賜食眾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日大陳兵馬臨洛水

攻城破邑

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見大黠宗室無出者釋名曰黠疑也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眾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佼音古巧反佼佼貌也詩曰佼佼人僚今相傳云音胡巧反佼佼者傭傭之人稍為勝也又曰諸卿大為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溺音奴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巨為功諸卿獨完全巨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



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為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曰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曰為列肆

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假借也始順歸

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阻特也盆子探符雖盜皇器皇器猶神器謂天位也乃食均輸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西川屯鳳臺氏圍固南

後漢書十一

北宋本校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十二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小相工明星歷常曰為河北有

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好奇數術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

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

之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稱劉子輿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

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隻身就館趙后欲害之趙飛偽

易它人子曰故得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也輿年十二識命者郎中李曼卿

識命謂知天命也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也在今歸州秭歸縣東也二十還長安展轉中

山來往燕趙曰須天時也須待也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

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

當立劉子輿曰觀眾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



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也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李

育為大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

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與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

巨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解形河濱削迹趙魏

解形猶脫身也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

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

其先驅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衡山故曰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乃與於斯曰今月壬辰

卽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

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與義兵咸曰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

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天子所在曰行在所疑刺史二千

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負恃也弱者惶

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痍傷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巨

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曰從人望於是趙國巨北

遼東巨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走信都走趣也首子豆反

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曰為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光武

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

曰久守王饒士眾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

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續漢書滿作滿守鉅鹿而進

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

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

況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顧猶念也威曰邯

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

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為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

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

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豪之女

爲王莽所誅更始卽位永先詣

洛陽紹封爲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曰弟防爲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郡豪傑沛人周建等竝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

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

是時

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爲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旣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曰茂爲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

拔之永將家屬走虞

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

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

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爲齊王董憲爲

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

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

反音備

吳漢與蓋延等合

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鄩

今亳州縣也鄩音在何反

諸將追急永將慶吾

斬永首降封吾爲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佼

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

惠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子誦

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

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

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



平王屯桃鄉之北桃鄉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也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

更始立呂為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

歸降光武即位呂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呂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解覽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與蓋延

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呂為延譖已自疑遂反帝

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呂龐萌社稷之臣將軍

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

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

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

赴師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

聽乃休士養銳呂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

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

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

夜奔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

拒新陽新陽縣屬東海郡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

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

州承縣北承音時證反帝至蕃蕃音皮又音婆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

食當退敕各堅壁呂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

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佼彊將其衆降

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繒縣名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繒山即其縣之山也數日吏士聞

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剡城吳漢等復攻拔剡憲

與龐萌走保胸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有故胸城秦始皇立石以為東關門即此地也劉紆不知所歸軍士

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胸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

襲取贛榆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贛音貢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



下胸城進盡獲其妻子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皆已得矣漢所

也得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

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音防預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

湛為列侯黔陵為關內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眾數千轉攻傍縣

下數城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閔為琅邪太守

步拒之不得進閔為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

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呂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

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

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呂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

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

皆下之步拓地寔廣寔漸也兵甲日盛王閔懼其眾散乃詣步相見

欲誘呂義方步大陳兵引閔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閔

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

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呂上賓之禮令閔關掌郡事關通

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萊太守

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為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

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

等欲立永子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王閔諫曰梁王呂奉

本朝之故是呂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眾心且齊人多

詐汲黯目公孫弘之詞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呂其將費邑為

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呂弇

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眾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

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



曰呂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  
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  
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  
獄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閔亦詣劇降八年  
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蘭欲招其故眾乘船入海琅邪太  
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  
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  
呂璽綬付賢曰無妄呂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懼閔白元后請  
奪之即帶劔至宣德後闈三輔皇圖曰未央宮有宣德殿闈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  
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呂待禍至邪  
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  
莽篡位潛忌閔乃出為東郡太守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

起閔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為廬江屬令

王莽每郡置屬令職如都尉

莽末江賊

王州公等起眾十餘萬攻掠郡縣莽曰憲為偏將軍廬江連率擊

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

立為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眾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

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

廬江舒縣

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

帛意

帛姓也宋帛產之後也見韓非子也

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

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眾數千人屯濳山攻殺安風令

濳山安豐皆縣名屬廬江郡濳

縣故城今壽州也

揚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眾為

曉喻其意而隆之也

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

濳山人共生為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



飯飯音扶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已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

寵少為郡吏地皇中為大司空事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卿置元士三人從王邑東拒漢

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

父時吏抵歸也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謂幽并也承制得專拜二千

石已下鴻至薊呂寵漢竝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

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也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

呂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

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眾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

傳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

騎三千人呂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狐奴

縣名屬漁陽郡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

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

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負時也光武接之不能滿曰此懷

不平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光武知之曰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

時大王遺寵曰所服劔又倚曰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問握手

交歡竝坐今既不然所曰失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曰夕

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為少府王莽篡位時為更始將軍及莽篡位

後豐意不平卒曰誅死光武大笑曰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

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

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

鐵官寵轉曰賀穀貿易也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構

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

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枉謂已之狀也固求同徵帝不許益曰自疑而其妻

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



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畱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呂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執豈可得相及比若還若汝也北軍必敗失寵果盛兵臨河呂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呂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呂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桀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為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壅前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遂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曰夢羸祖冠幘踰城髡推之又寵卜堂上聞蝦蟇聲在火鑪下鑿地求之不得也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

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蒼頭子密

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

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呂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記曰妻入

粹其妻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呼奴為將軍欲其救已也於是兩奴將妻入取

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

迫劫耳解我縛當呂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

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

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

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停也書成即斬寵

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呂詣闕封為不義侯明日閣門

不開官屬踰墻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

王呂子后蘭卿為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



其宗族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

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

王莽時

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

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

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

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曰是言誑惑安

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

尉使鎮撫安定巨西更始敗三水豪桀共計議曰芳劉氏子孫宜

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使使與西羌匈奴結

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高祖時與冒頓單于約為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

邪單于歸漢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今漢亦中

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

川音古侯反

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帝曰程為中郎

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

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

塞塞屬五原郡因以為名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為帝五年李興閔

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九原縣各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掠有五

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

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巨事誅其五原太

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

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

不尅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

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弃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

其眾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為五原太守封鐫胡



侯鑄謂球鑿之欲以為名昱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縣名故城在今

雲州定襄縣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林為代太

傳賜緡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

弃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曰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

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並起往往而

在臣非敢有所貪覬覬望也期於奉成宗廟興立社稷是曰久僭號位

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眾賢海內賓服惠及殊

俗曰肺附之故肺附若肝肺相附著猶言親戚也赦臣芳罪加曰仁恩封為代王使備

北藩無曰報塞重責與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郭景純云古集字不敢遺餘力負

恩貸負猶背也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

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

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

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國屬國胡與芳為寇及芳敗

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駸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

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乃遣將兵長史

陳訴呂忱云訢古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秦鞏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孔子曰寬

則得眾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

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

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邵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又況其子孫哉劉

氏之再受命蓋曰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因時擾攘苟

恣縱而已耳然猶曰附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間掘強謂強梁也前書伍被謂淮南王安曰掘強

江淮之間苟延歲月之命觀其智略固無足曰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

靈而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革革改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野獸羣龍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羣龍无首吉也昌芳僭詐梁齊連鋒梁王劉永齊王張步寵負強地據漁陽也憲縈深江起廬江也實惟非律代委神邦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用師之法故更代破滅委棄其神臬之國伏於光武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蜀川忠貞節  
氏書國剛甫

後漢書十二

北宋本校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十三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城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

歆引囂為士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置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歆死囂歸鄉里季

父崔素豪俠能得眾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

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平襄縣名

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眾

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眾皆曰諾囂既立遣使聘

請平陵人方望曰為軍師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

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曰漢為名其



實無所受命將何巨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

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

開兆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巨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

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

史祝史也璧者所以禮神也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注曰載盟辭也善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糶之

牽馬操刀奉盤錯鋌遂割牲而盟臣賢按蕭該音引字詰即題音徒啓反方言曰未楚之間謂益爲題據下文云鋌不濡血明

非益益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曰留犁飯匕也撓攪也匕攪血而飲之今亦奉盤措匙而飲也以此而言題即起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

懷姦慮明神殛之殛誅也高祖文皇武皇俾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

亡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濡血飲不入口是

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薶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

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

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

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屬

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故新

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

命僞作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

文曰爲祥瑞大風毀莽玉露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爲太子以爲祥瑞也戲弄神

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謂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儁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十餘

人楚越之竹不足巨書其惡前書宋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囂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爲言也天下昭然所

共聞見今略舉大端巨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禍福之

應各巨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

傳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昔秦始皇毀壞諡法巨一二數欲至萬世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諡中古



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

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於萬世傳之無窮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收元布告天下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

身當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收元布告天下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

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拆郡縣斷割疆界也田為王田賣買

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制名山大澤不得採取造起九廟窮極土

作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祖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祖穆廟八曰陽平項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丈高十七丈餘

東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

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法冠晨夜冤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

不順時之令春夏斬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灌曰醇醢裂曰五毒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葬之政令日變

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書諸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

設為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各山大澤此為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

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篋筭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為姦於外貨賂為市侵漁百姓上

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

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大擊

西侵羌戎東摘滅貊摘擾也西羌麗恬傳播等怨莽奪其

使四境之外竝入為害緣邊之郡

江海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故攻戰之所敗苛罰之所陷飢饉

之所天疾疫之所及巨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

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

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大臣反據

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

後漢十三

後漢十三



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眾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餘竝見光武紀今山

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

四布宣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

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取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改其

王為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曰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橐弓臥鼓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橐

輜也卧猶息也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襁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囂乃勒

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

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

喻曰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曰徇百姓然後行戮

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

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

囂將行方望曰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曰書辭謝而去

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初始也

英雄未集曰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郭即想

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

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曰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

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乂竝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望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望

無耆耆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濫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

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

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

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於江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遂巡於河上遂巡不進也左

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曰臣負羈繼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夫曰二子

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益其宜也望聞

烏氏有龍池之山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

扁特



有奇人聊及間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囂等遂至長安更始曰  
爲右將軍崔義皆卽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卽曰事  
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曰爲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  
輔擾亂流聞光武卽位河北囂卽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  
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  
使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  
金吾鄧曄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以勁悍廉直爲名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  
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門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  
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二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  
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曰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  
莽改清河爲掌野大夫平陵范遂爲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爲祭酒前書  
爲平河爲掌野大夫平陵范遂爲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爲祭酒前書  
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酌  
申屠剛杜林爲持書持書卽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楊廣王遵周

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爲大將軍

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

屬天水郡本爲河陽者誤也

杜陵金丹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川聞於山東建武

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

天水囂迎擊破之於高平

縣名今原州高平縣

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

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

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

涇陽縣名屬安定郡

今原州平原縣南涇陽故城是也

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

使京師二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曰殊禮言稱字

用敵國之儀所曰慰藉之良厚

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

時陳倉人呂鮪擁

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

走鮪遣使上狀帝報曰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

猶服事殷

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但駑馬鈇刀不可強扶

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



文鈔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鈔刀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曰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

為鈔言驚馬鈔刀不可強扶持而用也賣駿馬者比三日立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而蒼蠅

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已絕羣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驥得使蒼蠅

絕羣也見敞傳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

兵北禦羌胡之亂是呂馮異西征得已數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

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佗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

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角力猶爭力也如令子陽到漢

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

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成功之時故舉以為言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史記自

今呂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間構也自是恩禮愈篤其後

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呂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自呂與

述敵國恥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呂故蜀兵不復

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呂示囂因使討蜀呂

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盧芴字也未宜

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

儀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人朝許

呂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

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

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呂為胡騎校尉封鐃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一二千石也鐃謂鐃鑿也而

囂將王元王捷常呂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

囂曰替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眾口向上也一旦敗壞

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

憲起東海李憲守舒劉紆居垂憲起東海李憲守舒劉紆居垂而欲牽儒生之說弃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說囂歸光武羈旅

危國呂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



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左傳

曰表裏山河元請呂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

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呂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

其弊猶足呂霸前書徐樂曰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

神龍失執即還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囂心然元計雖

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

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呂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

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說文曰騰傳也

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

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

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鉅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縣是

也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

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荆州也乃詔囂當

從天水伐蜀因此欲呂潰其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

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又多設支閣支柱障閣帝知其終不為用叵欲討之

巨猶遂也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

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

在隴州汧源縣西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

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

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

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

杖則受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

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呂囂言慢請誅

汧水名因以為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

賜囂書曰昔柴



將軍與韓信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

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呂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

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

全有浩大之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

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呂囂為朔

寧王欲其寧靜北邊也遣兵往來為之援執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

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

竝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呂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

拜為大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雒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

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

私於來歙曰吾所呂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祿哉徒呂人思舊

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

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

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王孟塞雞

頭道雞頭山道也雞或作筭一名崆峒山在今原州西牛邯軍瓦亭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囂自悉其大

眾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

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

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呂書喻之曰

遵與隗王歃血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

洛呂西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呂奉

天人之用退呂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擊河隴奉

舊都呂歸本朝生民呂來臣人之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

將吏羣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識不遠也人人抵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蘇秦與李兌抵掌而談也欲為不善

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



不從所旨吟嘯扼腕垂涕登車扼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之幸蒙封拜得延論

議遵為大中大夫在論議之職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眾已

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已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

視其形執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滯之中而不滓汚也是日

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莒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黥布杖劍歸漢黥布為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乃杖劍歸

去愚就義功名竝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

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邴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眾歸命洛

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

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城縣各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

奏李育保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

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田橫為齊王天下既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

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如黥布云欲為帝亦任之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

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

上邽車駕東歸潁川賊起故東歸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

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音亟

請自殺曰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羊傳云刎割也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

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眾方至漢軍大驚

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會吳漢等食盡

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

餐糗糲鄭康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糲乾飯也恚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

年來歎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聚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周宗行巡苟宇趙

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曰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

安得人時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都門名也有緹羣山

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明

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

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

音亟

音亟

音亟

音亟

音亟

音亟



元留為蜀將及輔威將軍滅宮破延岑元舉眾詣宮降元字惠孟

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決錄曰平陵之王惠孟鏘鏘激昂器述困於東平也

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

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曰為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

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援引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考文等廟而祭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

曰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傳曰介于二大國之間隴坻雖隘

非有百二之執百二者以秦地險固一萬人當諸侯百萬區區兩郡隴西天水也曰禦堂

堂之鋒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兵書云無擊堂堂之陣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眾解然後定之

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曰棲有四方之桀四方雄桀者多棲集而有之士至投死絕

亢而不悔者矣亢喉嚨也謂王捷自刎也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為

其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為此議者寡故未之聞也若囂命會符運敵非

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為敵則不謝西伯也嗤笑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哀帝時曰父任

為郎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為侍御史任為太子舍人稍增秩為郎焉後父仁為河南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都尉

秩比二千石也而述補清水長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仁曰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州郡有掾

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為號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曰其能

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言明察也王莽天鳳中

為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曰卒正臨邛今邛州縣也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

各起其縣曰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

王岑亦起兵於雒縣商今商州商雒縣也雒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

部牧曰應成王莽改益州為庸部其牧宋遵也眾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

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

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



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且待真主諸卿欲并力

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桀皆叩頭曰願効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

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

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眾數千人遂成大破之成將垣

副殺成且其眾降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為姓秦始皇有將垣齒東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眾降成自稱輔漢將軍二年秋更

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

險眾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作淡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綿竹縣名

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枚乘諫吳王曰湯武之上不過百里若奮威德且投天

隙天時之隙也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且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

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

多往歸之邛笮君長邛笮皆西南夷國名笮音昨見西南夷傳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

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

腴無塊曰壤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橘柚之園又曰瓜疇羊區前書卓王孫曰吾聞嶧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女

工之業覆衣天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衣音於既反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

用竹幹竹箭也內盛曰器外盛曰械又有魚鹽銅銀之利丙穴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上朱反提音上移反

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曰楚

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且窺秦地南順江流且震荆揚所

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

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且當之

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曰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也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

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二為期說文云八音私系音係胡計反覺謂其妻曰雖貴而

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



中夜有光耀述曰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  
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故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呂李熊

為大司徒曰其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益州為司隸校尉  
蜀都為成都尹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為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故述敘焉越雋任貴亦殺王

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北

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北也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閬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

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眾曰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  
述時延岑據藍田王欽據下邳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皆拜為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

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  
蓋以帛飾其蘭檻也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  
數萬眾出陳倉與李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

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

字叔牙南陽人東觀記曰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

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眾數萬人  
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曰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曰

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  
關下臨沮夷陵間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荆州當招其故眾因欲取荆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

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以鑄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  
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

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識記曰為  
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

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據漢十一帝言十一代者并數呂后一姓不得再受命又



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錄

法括地象並河圖名也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乙

也述言西方太守能軋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

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

臣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

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臣掌文為瑞王莽

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圭玄印等為符瑞言不足做倣也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

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臣無

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宜畱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

荅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漸平兵且

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之術皆兵之由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

之地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太王之業也枚乘諫吳王書曰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

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軍敗謂戰於睢水上為楚所破後得韓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在於成臯間項王射傷漢

王胸後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

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也囂傳云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遇更始政亂

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囂不及此時

推危乘勝臣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章

謂鄭興等也處士謂方望等也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臣為武王復出也令漢帝

釋關隴之憂以囂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不為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

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則

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

八陛下臣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

有王氏自潰之變王氏即王莽也臣之愚計臣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

而



尚可招誘急曰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

巫山之固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也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曰南必隨風而靡

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

大利述曰問羣臣博士吳桂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

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曰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

里之外曰廣封疆者也邛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鳥合之衆鄒陽云周

而王用鳥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亟急也而坐談武王之

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邛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

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

曰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

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

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法駕屬車三十六乘

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駟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旂雲罕鳳皇關戟皮軒鑿旗旄騎旄頭之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闈

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曰為成敗未可

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

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

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

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曰來常空述即詐使

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

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

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曰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

河池河池今鳳州縣也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

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夷都縣西因據荆門

荆門山名也在今夔州夷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



將王政斬滿首降於彭田戎走保江州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渝州巴縣城邑皆開門

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名故城在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曰明丹青之

信楊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述省書歎息曰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

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來

歎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

恢及子壻史興並為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

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

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比頻也開示恩信勿曰來歙岑彭受害自疑

今曰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

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

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

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

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曰配

岑於市橋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偽建旗幟幟幡也幟音昌鳴鼓

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

一月臧宮軍至咸門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各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

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

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竝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

胷墮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午奔陣刺述殺之左右輿入城述曰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

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

室帝聞之怒曰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

兒老母口呂萬數一日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

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府視地觀放麀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麀

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亨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攻拔中山良失斬將弔



人之義也良猶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竝曰憂死帝下詔追贈少

為太常隆為光祿勳曰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竝蒙旌顯李謂

業譙玄等見獨行傳程烏李育曰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

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越王番禺縣屬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志曰有番山禺山因以為名公

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曰地邊處遠非

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馮資徒曰文俗自熹遂能集其

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曰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

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曰高深自安昔吳起所曰慙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

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

也于寶晉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左傳曰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子璧玉也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時天數有違江山難

恃違猶去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後漢書十三

北宋本校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范曄 後漢書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齊武王縯字伯升續引也音衍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

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

下雄俊莽未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

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竝起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四方潰畔此亦天

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

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

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衆也使宗室劉嘉往誘

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

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

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



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比陽縣有藍鄉引精兵

十萬南渡潢淳水鄆元注水經曰潢水二湖流注合為潢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淳聚又謂之黃淳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蕭該音淳水諱者誤臨泚

水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

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宜秋聚名在泚

乃往為說合從之執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

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

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迫潢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

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

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破釜甑示必死也鼓行而前言無所

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尤茂

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

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

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日起射之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竝作埠案說文云射臬也廣雅埠的也埠音

之允反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

從人望豪桀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

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

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

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

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

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

未足為功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

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



將多曰善將軍張邛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史記曰趙武靈王欲被胡服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

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漢

信侯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

城言曰王莽改令長為宰東觀記曰其宰潘臨也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

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

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

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玦決也今早決斷

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

舉玦以示項羽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今

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貴將朱鮪等也

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

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魯陽縣屬南郡今汝州魯山縣也聞更

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

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

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

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

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諡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

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

陰令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平陰縣屬河南郡應劭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魏文帝改為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濟州平陰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故城遷梁郡太

守今宋州也立二十一年薨諡曰哀王子殤王石嗣殤作場建武二十七年石

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為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為鄉

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

都尉竇固等續漢志奉車都尉比二千石無員掌御乘輿車竝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

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晃及弟

場



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為

庶人徙丹陽丹陽故郡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

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宗尊為小君諸侯之妻稱為小君宮衛周備

出有輜駟之飾輜駟有擁蔽之車也列女傳曰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所以正

心意自斂制也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事曰訴加誣言曰譖晃剛愆

乎至行濁乎大倫濁猶汗也倫理也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

之于理其貶晃爵為蕪湖侯蕪湖解見章紀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

道控于法理以墮宗緒控引也墮毀也其遣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

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首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

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令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

無忌為齊王是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

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

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下客謂毛遂馮煖之徒也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

堂之不祀也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

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新野宰潘臨云請劉公一信而降赦岑彭以顯義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

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封彭為歸德侯武之言忽輕也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蠆蝮也左傳臧文仲謂魯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蠆

有毒而詩周北海靖王興建

武二年封為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

嫺胡間反說文嫺雅也嫺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

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

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焉建武二年封黃為湖陽長公主

伯姬為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為新野長公

伯姬為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為新野長公



主十五年追諡仲為魯哀王與其歲試守緱氏令為人明略善

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續漢書曰弘農縣吏張申有伏罪與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早分遣文學循

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樹視事四年上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

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海續漢書曰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也故徙興為北海王三

十年封興子復為臨邑侯臨邑縣屬東海故城在今濟州東亦名馬坊城也中元二年又封興二

子為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三十九年薨子

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

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乘與尊者居中執轡在左中興初禁網尚濶而

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

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

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

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孔也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

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

我哉吁音于孔安國注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也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云是吾幼時狂卷之行也大

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

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

非列侯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

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

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平十

八年封基二弟為縣侯二弟為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為平

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

睦庶子斟鄉侯威為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

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

為北海王是為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為亭侯普立七年薨



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于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栩音況建武

三十年封栩三子為鄉侯建初二年復封栩十子為亭侯栩立四

十年薨子頃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為亭侯元興元年封商

四子為亭侯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

嗣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為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娣小妻

小妻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王宮門有兵衛亦為司馬門東觀記曰乾私出

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紱殺之懸其屍道邊樹相國時郎中南陽

程堅素有志行拜為乾傅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

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為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

豫薨子獻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

魏初以為崇德侯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東觀記初名光武族兄春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

終後改為祉

中丘

舉奏詔書削中丘縣屬趙國故城在今邢州內丘縣西隨室諱忠故改為內焉

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閣令人視之還曰方坐陷脯良復謹呼上言不可謹露曰汝與伯

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其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

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續漢書曰卓賜移書於良曰老子不更始

立以良為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

武二年封良為廣陽王五年徙為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為趙公

殺並在著中興以下名臣烈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蕭令光武兄

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

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

明且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為詐汝耳當復何苦乎

率宗族單絳騎牛哭且行何足贖哉



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春陵鄉為春陵侯買卒

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春陵地執下溼山林毒

氣上書求減邑內徙東觀記曰考侯仁於時見戶一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戶徙南陽留子男昌不責墓元帝許之元帝初元四年

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為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

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

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荊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續漢書曰侯等助祭明堂以例益戶二百

敞以有行義拜為廬江都尉也歲餘會族兄安眾侯劉崇起兵安眾侯丹長沙定王王莽畏

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東觀記曰敞臨廬江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

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耶敞怒叱太守曰鼠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先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

京師助祭明堂平帝時王莽輔政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伯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崇見莽將危漢室

私謂敞曰安漢公檀國權羣臣莫不回從回曲社稷傾覆至矣太后

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平帝也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為此也敞心然

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樹黨乃為社娶高陵侯翟宣女為妻宣

相方進之子也襲父侯爵東觀記曰敞為嫡子終娶宣子女習為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義起兵也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

陽捕殺宣女社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為士卒先

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為侯者皆降

稱子食孤卿祿孤者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大夫祿也後

皆奪爵及敞卒社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為吏社以故侯嫡子行淳

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社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

收其家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

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社為太常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入關封

為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社乃間行亡

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社先至光武見之歡甚東觀記曰社以建武二年三月見于懷宮建武二



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四十三諡曰恭王竟不之國墓於洛陽北芒十三年封社嫡子平為蔡陽侯以奉社祀平弟堅為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齋夫齋夫本鄉官主知賦侯多少平其差品園陵置之知祭祀徵求諸事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臘歲終祭神之名也置齋夫佐吏各一人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欽字經孫欽音許及反光武族父也欽子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

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欽從入關封為元氏王終

為侍中更始敗欽終東奔洛陽建武二年立欽為泗水王終為淄

川王今淄州縣也十年欽薨封小子燁為堂谿侯燁字林云灼也音充善反續漢志汝南吳房縣有堂谿亭燁或作輝

奉欽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為邳侯邳縣屬南郡故

城在今襄州即音其紀反以奉終祀又奉終子鳳曲陽侯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南欽從父弟

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失職續漢志曰茂自號為劉先職亦聚眾京密間京縣

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滎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密縣東南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眾十餘

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眾降封為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為王者

皆降為侯更封茂為穰侯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

春侯為人謙遜永平中為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

朝浮弟尚永平中為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延光中

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娶伯榮為妻得紹護

封為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為亭侯

安城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蒼梧郡今梧州縣也賜少

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普交反財產



結客報吏

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柳廢為郡縣所侵蔡陽國釜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騫賜兄顯欲為報怨賓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四人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

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為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

為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為奮威大將軍代賜

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

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

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為丞相令

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為宛王拜前大司馬

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後赤

眉破更始賜所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

西之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為慎侯

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十三年更增戶邑定封為安成侯奉朝請以賜有

恩信故親厚之數蒙讌私時幸其弟恩賞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

有遺積帝為營家堂起祠廟置吏卒如春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

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為白牛侯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在鄧州東也坐楚事謂楚王英謀反

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封為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為

更始討平汝南因封為汝陰王汝陰屬汝南郡故城即今潁州汝陰縣也信遂將兵平定江南

據豫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陽降以為汝

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字翁敖春陵侯敞同產弟

順與光武同里閨閨里門也少相厚更始即位以慶為燕王順為虎牙將

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為亂兵所殺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為南陽太

守建武二年封成武侯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

年使擊破六安賊六安即廬州也因拜為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



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

通降為端氏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國除永平

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三人為鄉侯初順叔父弘

東觀記曰弘字孺孫先起義兵卒娶於樊氏皇妣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

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為甘里侯潁川潁王縣西北有甘城國為弋陽

侯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也敏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

以俠氣聞東觀記曰梁字季少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

軍暴病卒東觀記曰病筋攣卒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志曰憲字翁君春陵侯敞同產弟

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

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

始即位以為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

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為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

於南鄭眾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

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實所破岑走天水公孫

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為相從武都南擊

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下辨縣名今成州同谷縣也復與延岑連戰

岑引北入散關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

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谷口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鄧元水經注曰涇水東經九嶷山東

中山西謂之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

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

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

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

師十三年封為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廡為黃李侯十五年嘉卒子



參嗣有罪削為南鄉侯永平中參為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以義舉兵乘風雲之會也倉卒匪圖亡我天工城陽早

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西川忠鳳堂氏圖印

後漢書十四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十五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曰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

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尤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初事劉歆好星歷識

記為王莽宗卿師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時尊之故曰宗卿師也通亦為五威將軍從事

出補丞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也前書秦御史監郡與蕭何從事辨之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莽末

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且居

家富逸為閭里雄曰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

陽騷動騷亦動也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

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沈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

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續漢書曰先是李通

同母弟申徒臣能為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雷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搦上手得半雷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



倉卒時以備不虞耳光武初呂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

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識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

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度計

度也音大各反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曰

材官都試騎士曰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是也欲劫前隊大夫及

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卓也屬正謂梁丘賜也因呂號令大眾乃使光武與軼歸春陵舉

兵呂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呂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

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

禁嚴君狀貌非凡將已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

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

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無狀謂禍大不可名言其狀也不敢

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

令守北向刎首呂謝大恩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

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

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

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呂通為柱國

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為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為舞陰王

通從弟松為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

姬是為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也光武即位徵通為衛尉建武二年封固

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

室起學官五年春代王梁為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

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賊謂延岑也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

於西城破之西城縣屬漢中郡也還屯田順陽順陽縣名屬南郡哀帝改為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時天下略定

通思欲避榮寵呂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



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  
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  
所聞通曰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  
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曰時視事其夏引拜為大司  
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曰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  
常欲避權執素有消疾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疢首疾鄭玄注云疢酸削也自為宰相謝病不  
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曰公位歸弟養疾通復固辭積  
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曰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  
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  
曰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諡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  
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東觀記曰黃字作箕也李軼後為朱  
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曰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

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

安眾縣屬南陽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

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嘆以厲宗室安眾諸劉皆其後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曰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

夫所欲而未識曰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

隱猖狂無妄之禍微隱謂識文也莊子曰猖狂妄行易无妄卦曰无妄之往何之矣鄭玄註云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无所望是失其正何可

往也即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禍又有無望之禍是也汗滅親宗曰缺一切之功哉停水曰汗言族滅而汗池之也缺望也音丘瑞反一

切謂權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柏舉吳師入郢蒙穀奔入宮負離難次之典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

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奔於歷山也即墨用齊義

雪燕恥史記曰燕昭王伐齊潛王敗出亡燕人入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即墨後齊田單以即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

彼之取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陰人也東觀記曰其先鄴人常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王莽末為弟報

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

宋本東漢節禍作福

陰作陽



聚眾數萬人曰常為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

號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

入萇谿萇音力于反劫略鍾龍間盛弘之荊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也眾復振

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遂北至宜秋續漢志曰南郡

有宜秋聚也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眾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

下江軍在宜秋卽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

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曰合從之利以利合曰從也常大

悟曰王莽篡弑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桀竝起今劉氏復興卽

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

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丹卬言之丹卬負其眾皆曰大丈夫

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

帥曰往日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

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

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

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

失之曰秦項之執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曰此行之滅亡

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

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曰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

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

卽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

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

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曰常為廷尉大將軍

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

始西都長安曰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為鄧



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  
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

良苦良甚也言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其更艱厄何日忘之更經也艱厄謂帝敗小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甄阜及王尋等

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不歸朝帝微以責之策馬也言執

吾與廷尉戲耳詩衛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冒鞭策託身陛下策以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伯升與常深相結故曰斷金易

更始不量愚臣任冒南州謂以廷尉行南陽太守赤眉之難喪心失望謂赤眉入長安破更始曰

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

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陽也乃召公卿

將軍曰下大會具為羣臣言常曰匹夫與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

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前

曰左右曹封山桑侯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後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

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

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

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

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

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

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六年春徵還洛陽

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

璽書即拜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

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

北屯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十二年薨于屯所諡曰節侯子廣

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也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

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

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

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也



國除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記曰晨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阯刺史父宏

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

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

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

喜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辛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為請得免及光武與家

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

人此天亡之時也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趨謹犯春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也往時會宛獨當

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

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

元趣令上馬元曰手攜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

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

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

更始立曰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

尋王邑又別徇陽翟曰東至京密皆下之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榮陽東鄭之東邑也密故城在

榮陽東南也更始北都洛陽曰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

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曰一身從

我不如曰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

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積屯迹同古字通用謂集而射之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

武即位封晨房子侯房子今趙州縣也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諡元為

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吳房今豫州縣也曰

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

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光武前語晨曰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

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新息今豫州縣也四年從



幸壽春留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

常為與州高弟中山屬與州於與州所部郡課常為第一也十三年更封南鄉侯與州所部郡入奉朝

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

酒酣讌賞賜數百萬復遣歸郡晨與鴻都陂數千頃田鴻都陂名在今豫州

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丞相奏罷之汝土曰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行饒也明年定封

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

乘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諡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侯棠

卒子固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及反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世曰光

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東觀記仲作中哀帝時為諫

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數其往來長安漢兵起王

莽曰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曰歙為

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曰病去歙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

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

見歙大歡即解衣曰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襜褕以衣歙也拜為太中大夫是時方呂

隴蜀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隴蜀也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

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

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曰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

威命開曰丹青之信楊子法言曰聖人之言明若丹青也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

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

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遂歙入質拜歙為中郎

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

說囂多設疑故久允豫不決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允行貌也音浮東觀記曰狐疑不決也歙素剛毅遂



發憤質責囂曰實正也國家曰君知滅否曉廢興故曰手書暢意足下

推忠誠遣伯春委質囂字伯春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

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

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愈怒王元勸囂

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

為家者畏怨重禍器車服也各爵號也言各與器不可妄授也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

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

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左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錡行成晉人殺之非

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所曰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職而犯之

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

隨曰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丹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楚不假道鄙我也

乃殺之楚子聞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

主重曰伯春之命哉歙為人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

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歙

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

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並地名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曰回中在汧汧今隴州汧源縣也徑至洛

陽徑直也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記曰上聞得略陽甚悅左右怪

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

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曰為兵囂盡銳攻

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眾潰走

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

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曰隴西天水

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

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重之曰懸賞高帝十年陳豨反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



金購稀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

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東觀記曰詔於

汗積穀六萬斛詔欵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

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

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聚名也解見光武紀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

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為用及囂

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皆營壘自守州郡不能討欵乃大

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

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

卿等襄武縣屬隴西郡也隴西雖平而人飢流者相望流謂流離以就食也欵乃傾倉廩轉

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欵與蓋

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

人大懼使刺客刺欵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欵因伏悲哀不能仰視

欵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言報國故呼巨卿欲相

屬言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

收淚強起受所誠欵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

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言為朝廷羞夫理國言得賢為

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願陛下裁察又臣

兄弟不肖似也不似猶不賢也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

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欵攻戰連年平定隴羌

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欵中郎

將征羌侯印綬諡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編素臨弔

送葬言欵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征羌故城在今

豫州鄆城縣東南也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欵忠節復封欵弟由為宜西侯東觀記曰宜西

後漢書



鄉侯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稜卒曰稜子歷為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曰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曰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右騎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永寧元年伐馮石為執金吾延

光元年尊歷母為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暉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侍

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寶女弟為清河王慶姬即安帝嫡母也故寶於帝為元舅焉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

絕周廣謝暉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曰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

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邴吉

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

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譏太子及東宮官屬帝

怒召公卿曰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曰為太子當廢歷與太

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

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曰禮義廢置事重此誠

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宿留猶停留也宿留音秀溜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時監

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梵音扶皆曰無罪徙朔方歷乃要

結光祿勳殺諷殺音丁外反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辟皓侍中閭丘弘陳光

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儂儂音丑羊反第五頡頡音下結反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令秩百石持書侍御史龔調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羽林右監孔顯漢官儀羽林左右監屬光祿也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闡守丞兼守之丞也長樂未央殿令鄭安世等十餘人續漢志曰未央殿令一人長樂殿令一人主乘輿馬也俱詣鴻都門證



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曰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曰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謹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辭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字林曰怫鬱也廷誥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屬近也通猶其也近言其諫何乃相背也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復輾轉若此乎周禮曰卿夫乘墨車輾轉不定也詩曰展轉反側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為之震慄及帝崩閭太后起歷為將作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為衛尉殺諷劉瑋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儀儀音丑良反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為公卿任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

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弟祉為步兵校尉超為黃門侍郎二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弟服闋復為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時為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為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贊曰李鄧豪瞻舍家從識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為豪李通家富為瞻也少公雖字宗卿未驗信也言蔡少公論議其事雖信而李守被誅是未驗也王常知命功惟帝念王常更始中為知命侯後歸朝上錄其功封為列侯故曰帝念款款君叔斯言無玷也玷缺也方獻二捷永墜一劍小雅采薇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終

後漢書十五



鄧寇列傳第六

鄧禹子訓孫騰寇恂曾孫榮

後漢書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南宋十行本校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畱宿間語也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巨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屈意求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論語曰邦分崩離析形執可見明



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呂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

樂陽縣名屬常山郡

從至廣阿

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發大破之上過禹營禹進炙魚上餐啗勞勉更士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眞天人也

光武

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

前言呂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

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呂大小

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

禹無百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千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

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

者皆當其才光武曰爲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

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

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畧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

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

弘農呂拒之赤眉衆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

欲乘豐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呂禹沈深有度故授

呂西討之略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

關令自選偏裨呂下可與俱者於是呂韓歆爲軍師李文李春程

慮爲祭酒

慮字或爲慮字

馮愔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車騎

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將軍引而

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

箕關在今王屋縣東

河東都尉守關不

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

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

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云河東大

陽縣也

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

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

於是王

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



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執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  
癸亥匡等呂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眾明日匡悉軍出  
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竝進大破  
之匡等皆棄軍亾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  
節中郎將弭疆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  
河東承制拜李文為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呂鎮撫之是月  
光武即位於鄯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禹  
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孔子曰自  
吾有回門人日親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  
効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五品五常也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寬也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鄮侯食邑萬戶敬之  
哉鄮縣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

將左輔都尉公乘歛左輔即左馮翊也引其眾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

禹於衙衙縣名屬左馮翊翊解在安紀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

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紀綱

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呂迎軍降者日百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

輒停車住節作柱呂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滿其車

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桀皆勸

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猶仰

恃也音魚向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

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

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呂

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栒邑縣屬石扶風故城在今幽州三水縣東北栒音荀禹所到

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



檄降禹遣詣京師京師謂洛陽也公羊傳曰天子所居曰京師帝曰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

下敕曰司徒堯也也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曰時進

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

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大要縣名屬北地郡遣馮愔宗歆守枸邑二人爭權

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曰聞帝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

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

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

眾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其東歸至安邑

道欲亾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為梁

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

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

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

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

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

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

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

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日飢卒徼戰

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事

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

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

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

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

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也昌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淳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曰禹功高封



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續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也呂特進奉

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執有子

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呂為後世法資用

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

宗顯宗即位呂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

賓故令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呂子男二人為郎永平元年年五

十七薨諡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

侯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呂為小侯引入與議邊

事帝曰為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雁門肅宗時為度遼將軍

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出塞追

畔胡逢侯坐逗畱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顯宗女沁水

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呂后舅被誅乾從

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

褒嗣褒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為少府褒卒長子其嗣少

子昌襲母爵為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藩亦尚顯宗

女平臯長公主平臯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和帝時為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

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時諸紹封者

皆食故國半租康曰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曰侍祠侯漢官儀曰諸侯功德

越騎校尉康曰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

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

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

耆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

詬罵也音許違反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

恨見獨

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為饗諸侯也康太后從兄以親侍祀得紹封也

平臯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

漢官儀曰諸侯功德



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騰誅騰音安帝徵康為侍  
中順帝立為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曰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  
年卒諡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斯最作事謀始之幾

也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方音曰可謂識

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曰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

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桐邑兵散宜陽禡龍章

於終朝就侯服曰卒歲禡音直紙反又救紙反龍章袞龍之服也謂禹為赤眉所榮

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

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嘗非之顯宗即位

初曰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

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大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也

永平中理序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郵元水經註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陘

繁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石曰河解見明紀欲令通漕水運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

運所經二百八十九隘隘音乙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

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拘音鈎謂曲者也知

大功難立具曰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

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

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曰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

陽郡也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

將老幼樂隨訓徙邊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

載青泥一襍至上谷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瘥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者

道訓其得人心如是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

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



歸閭里

東觀記曰燕人思慕為之作歌也

元和三年盧水胡反畔曰訓為謁者乘傳到

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

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

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眾四萬餘人期

冰合度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

健富彊每與羌戰常曰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用

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

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議者咸曰羌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也

胡相攻縣官之利曰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眾

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一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說文曰帑金帛所藏音它莽反涼州

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曰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

急曰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

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掠劫奪也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

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曰恩信

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

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曰為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曰

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

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

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

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東觀記曰寫作雁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

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兩國名也見西羌傳居頗巖谷眾悉破散其春復

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

船置於箠上曰渡河箠木筏也音步佳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

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



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

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

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羌名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

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曰屯田為貧

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

憲曰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諸竇所親及

憲誅故不離其禍離遭也訓雖寬中容眾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

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曰溫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

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

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曰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

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偽偽歎息曰此義也偽音於建反乃釋之

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曰訓

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諡曰平壽敬侯平壽縣屬北海郡故

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隲京悝弘閻悝音口回反

隲字昭伯東觀記隲作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人隲兄弟皆除

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隲三遷虎賁中郎將京悝弘閻皆

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隲

也悝虎賁中郎將弘閻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隲等定策立安帝

悝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隲兄弟常居禁中隲

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弟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隲上

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南閻西華侯西華縣屬汝南郡也食邑各

萬戶隲曰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

詣闕間關猶崎嶇也

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汗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寸可收採也

過曰外戚



遭值明時過誤也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又云雲行雨

施天下平也竝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

巨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造成也仍頻也

大憂和帝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

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竝享大封

微曲也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前代外戚上官安霍禹之屬皆被誅戮也退自

惟念不寒而慄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曰義縱為定襄太守郡中不寒而慄也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

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救厲冀曰端慙畏慎一心

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

巨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厲頻上疏至於五六乃

許之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騰將左右羽林

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騰西屯漢陽使

征西校尉任向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巨轉輸疲弊百

姓苦役冬徵騰班師班還也朝廷巨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騰為

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主巨下

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駟馬曰乘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

遭元二之灾臣賢秦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

人士荒飢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騰等崇

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被諷被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活反羊浸李邵陶敦

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

野君寢病騰兄弟竝上書求還侍養太后巨聞最少孝行尤著特

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騰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

之騰等既還里弟竝居家次聞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

騰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騰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竝奉朝請位次

後漢書卷之六



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在特進及其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

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竝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

授帝禁中歐陽生字和伯子乘人專伏生武帝時人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曰常服不

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

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鷹等復辭不受詔大

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

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修莫府冢上賜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輜輶車黃屋左後曰帝師之重

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白蓋車也後曰帝師之重

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門侍

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五年惺聞相繼竝卒皆遺言薄葬

不受爵贈太后竝從之乃封惺子廣宗為樂侯聞子忠為西華侯

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寶氏章帝寶皇后寶勳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穆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

亂政化後竝坐怨望謀不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為誡也檢敕宗族闔門靜居闔閉也鷹子侍中鳳嘗與尚

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

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檻車謂以板四周為檻無所見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鷹

鷹畏太后遂髡妻及鳳曰謝天下稱之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

斂帝復申前命封鷹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

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候伺

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惺弘聞先從尚

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和帝長子平原王勝無嗣鄧太后立樂安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帝聞追

怒令有司奏惺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

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鷹曰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

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鷹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

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鷹為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鷹與子鳳



竝不食而死。鷹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

皆自殺。唯廣德兄弟。曰母閻后戚屬得畱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鷹

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櫬親身棺也。上疏追訟鷹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

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太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

廟有主王室是賴。殤帝崩太后與鷹定立安帝故曰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

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而橫為宮人單辭

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明也。獄不訊鞠。訊問也。鞠窮也。遂令鷹等

罹此酷濫一門七人竝不曰命。七人謂鷹從弟豹遵暢鷹子鳳從弟廣宗忠也。屍骸流離怨魂

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曰謝

亾靈。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告神也。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眾庶多

為鷹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以逼迫廣宗等故也。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

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曰：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

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鷹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

鷹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鷹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為郎

中擢朱寵為太尉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鷹府稍遷潁

川太守治理有聲及拜大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

更召徵為開封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聞妻耿氏有節操痛鄧

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閭後耿氏教之書學遂

曰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

孫香子女為桓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為南鄉侯拜

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

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曰下十三人中二

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

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

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后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閻

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

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

後主曰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

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或容免禍必貽罪釁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理也其

致敗之理可得言焉

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

言外戚之家奉隆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

情疏禮

重而枉性圖之

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主枉其本性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

來寵方授地既害之

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居其地必須除舊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

隙開執謝讒亦勝之

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勢漸

謝於是讒人構會尋亦勝也

悲哉噉惺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

生所曰泣而辭燕也

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王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

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况其後嗣乎事見史記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功曹太守耿況

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

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

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

使君

君者尊之稱也

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

命曰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

大信

墮毀也

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曰號令它郡乎且耿府

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生

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曰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曰使者命

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

及王郎起遣將恂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

鄲拔起難可信向

拔卒也

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

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

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曰

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



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  
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  
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  
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非其人不可故  
難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  
中無復西顧之憂所已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  
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  
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畱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守河內  
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  
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  
萬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苑多竹篠也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已給軍朱鮪聞光

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二萬餘人度鞏

河攻溫

鞏溫並今洛州縣也臨黃河故曰鞏河也

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竝移告屬縣發兵會

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

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

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

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

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

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

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

尊號於是卽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驅駕轉輸前後不絕前書音義曰驅

駕併駕也輦車人僂行也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

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已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



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

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

心為君計者遣君子孫昆弟能勝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目前人

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

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

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曰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

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眾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

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

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

川部將謂軍部之下小將也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

於市復曰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竝列將帥而今為

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

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已相

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史記曰秦王

灑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為秦王鼓瑟藺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怒

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懼為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

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竟酒

不能相加既罷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

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之相如

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彊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俱全吾所

以先公家之急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自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

具儲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恂乃出

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

崇曰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

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

結友而去恂歸潁川東觀記曰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即就

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淨郡中無事恂素



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  
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  
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已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  
出已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  
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狡猾也說文曰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  
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大乃留恂長社  
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弟一  
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  
志曰高平有弟一城也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  
及漢軍退峻亾歸故營復助囂拒隴氐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  
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

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

接近便從洛陽至高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已制四方也

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

進軍及汧汧縣屬扶風故城在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

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

書至弟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

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

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

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

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

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亾

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



各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  
曰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曰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  
諡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曰軍功封列侯者凡八  
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  
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為浚侯浚縣屬沛郡後徒  
封損扶柈侯扶柈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也損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  
嗣恂女孫為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間安帝永初元年鄧太

后臨朝故得志也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曰類者鮮矣

左傳曰晉范文子燮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

夫喜而

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論語孔子之言

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與黨與也曰此見害

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

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曰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

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曰擅去邊

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亾命中上書

曰自從也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

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

齒曰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齒女子七月生齒也而臣兄弟獨曰無辜為專權之

臣所見批抵說文曰抵側擊也批音片兮反抵音之氏反青蠅之人所共構會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

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曰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

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史記曰昔曾參之處費魯人又有與曾參同姓各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尚書背繩墨案空劾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於三告



繩墨謂法律也不復質确其過寘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确實也說文云确音胡角反此若角反嚴棘爲獄也易坎上六曰繫用徽墨

寘于叢棘也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

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

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機網復令

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竝驅

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齒耳

齒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音才賜反又在移反昔文王葬枯骨解見順紀也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故禁以自喻焉今殘酷容媚之吏無

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

罰是已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已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

覩之明拒讒慝之誦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

滯怒不爲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矣淹恚不爲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

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罝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

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史記曰楚人伍奢爲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忌譖殺奢奢子員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

漢求季布無已過也季布爲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季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臣遇罰已來三赦再

贖無驗之罪足已蠲除無驗謂無罪狀可按驗也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

甫始也力甚也止則見埽滅行則爲亾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天

廣而無已自覆地厚而無已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墻

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已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

大愆愆惡也主言元惡之人大爲人之所惡也足已陳於原野備刀鋸鋸別刑也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矣陛下當

班布臣之所坐已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

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而閭闔

九重閭闔天門也陷窅步設窅阮舉趾觸罟罟說文曰罟兔網也罟亦兔網也音浮嗟動行絺羅網

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



國盡懼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曰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也臣奔走曰來三離寒暑離陰陽易位當

煖反寒春常淒風淒風寒風也左傳曰春無淒風夏降霜雹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又連年大風折

拔樹木風爲號令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也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廩賑窮乏夏行封慶賜無不欣悅

也易中孚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也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

湯避遠讒夫之誠劉向說苑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山川祝曰政不節邪包苴臣

寧風旱曰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重困也固不爲明朝

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

湘沅而死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史記曰伍子胥爲吳行人被宰嚭所譖文王賜屬臣

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舍恨曰葬江魚之腹無曰自別於世屈原

曰寧赴湘沅葬于江魚之腹也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禮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

逝而未得魂識路之營魂也老子曰載營魄猶營魂也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也孔子

攝司寇誅少正亦於兩觀之下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熾炭之下九死而未悔楚詞曰維

義

九死猶未悔也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曰解君怒孝子殞命曰寧

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廩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

仲穿引舜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父乃與象共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誦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

事見左氏傳也臣敢忘斯議不自斃曰解明朝之忿哉乞曰身塞重責願陛

下句兄弟死命句乞也音益使臣一門頗有遺類曰從陛下寬饒之惠先

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易曰乘馬班如泣涕漣如言居不獲安行無所適窮困圍厄無所委仰者帝省章愈怒

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勲成智隱靜其如

愚論語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也子翼守溫蕭公是埒埒等也係兵轉食曰集鴻烈誅

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屈於賈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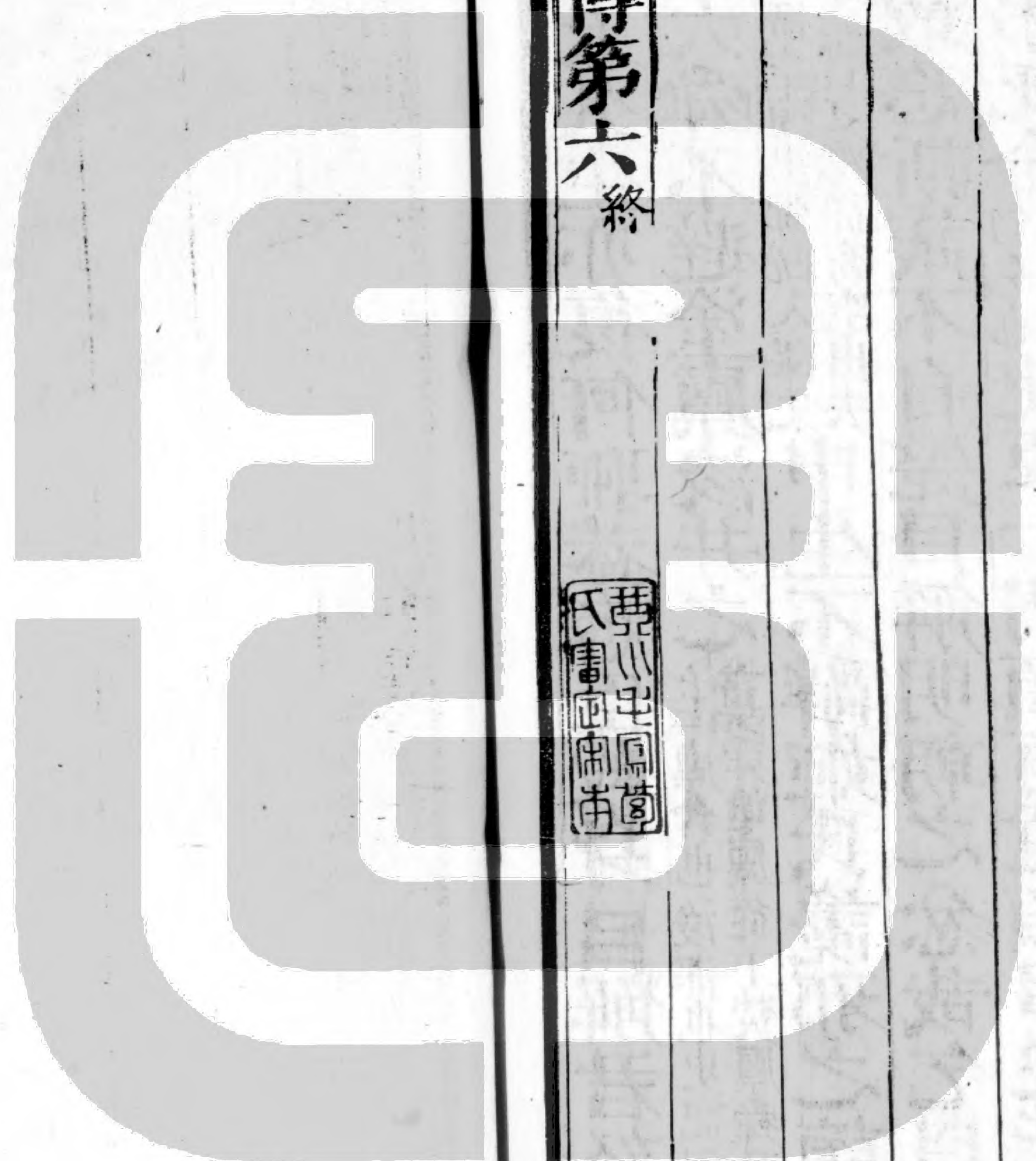


鄧寇列傳第六

終



後漢書十六





卷之四